

古龙 著

绝代双骄

呔！

江
鱼
儿

花
无
缺

3



目 录

- | | | | |
|--------|------|---------|------|
| 第 一 章 | 名剑香花 | 第 十七 章 | 碧蛇神君 |
| 第 二 章 | 刀下遗孤 | 第 十八 章 | 慕容九妹 |
| 第 三 章 | 第一神剑 | 第 十九 章 | 弄巧反拙 |
| 第 四 章 | 赤手歼魔 | 第 二十 章 | 人心难测 |
| 第 五 章 | 恶人之谷 | 第 二十一 章 | 尔奸我诈 |
| 第 六 章 | 毒人毒计 | 第 二十二 章 | 阴错阳差 |
| 第 七 章 | 漏网之鱼 | 第 二十三 章 | 奇峰迭起 |
| 第 八 章 | 近墨者黑 | 第 二十四 章 | 死中求活 |
| 第 九 章 | 青出于蓝 | 第 二十五 章 | 死里逃生 |
| 第 十 章 | 谷外风光 | 第 二十六 章 | 巧计脱困 |
| 第 十一 章 | 弄巧成拙 | 第 二十七 章 | 脱困入困 |
| 第 十二 章 | 意外风波 | 第 二十八 章 | 穴里乾坤 |
| 第 十三 章 | 仙女惩凶 | 第 二十九 章 | 颠倒乾坤 |
| 第 十四 章 | 倩女现形 | 第 三十 章 | 作法自毙 |
| 第 十五 章 | 有惊无险 | 第 三十一 章 | 柳暗花明 |
| 第 十六 章 | 弄巧反拙 | 第 三十二 章 | 地下宝藏 |

第三十三章 当代人杰
第三十四章 盖世恶赌
第三十五章 智得铜符
第三十六章 貌合神离
第三十七章 惊险重重
第三十八章 江南大侠
第三十九章 假仁假义
第四十章 冤家路窄
第四十一章 流浪江湖
第四十二章 巧识阴谋
第四十三章 奇峰迭起
第四十四章 扑朔迷离
第四十五章 暗藏奸诈
第四十六章 巧识毒计
第四十七章 计中之计
第四十八章 揭发奸谋

第四十九章 幽灵之谜
第五十章 意料之外
第五十一章 假仁假义
第五十二章 装傻装疯
第五十三章 栽赃嫁祸
第五十四章 略施小计
第五十五章 巧妙安排
第五十六章 作法自毙
第五十七章 意外之外
第五十八章 天降怪客
第五十九章 惊人之变
第六十章 天之骄子
第六十一章 阴狠毒辣
第六十二章 情有独钟
第六十三章 剑气冲霄
第六十四章 神掌挫敌

第六十五章 神出鬼灭
第六十六章 高深莫测
第六十七章 义薄云天
第六十八章 暗藏奸诈
第六十九章 千钧一发
第七十章 死里求生
第七十一章 柳暗花明
第七十二章 山回路转
第七十三章 口蜜腹剑
第七十四章 人面兽心
第七十五章 南天大侠
第七十六章 无牙门下
第七十七章 萍水相逢
第七十八章 冤家路窄
第七十九章 山君夫人
第八十章 义无反顾

第八十一章 生死两难
第八十二章 温柔陷阱
第八十三章 自作自受
第八十四章 意外之变
第八十五章 色胆包天
第八十六章 利令智昏
第八十七章 汝奸我诈
第八十八章 飘忽无踪
第八十九章 守株待兔
第九十章 巧计安排
第九十一章 将计就计
第九十二章 各逞机锋
第九十三章 奸狡无匹
第九十四章 机智绝伦
第九十五章 阴险毒辣
第九十六章 奸狡诡诈

第九十七章 胸有成竹
第九十八章 生死两难
第九十九章 水落石出
第一〇〇章 双骄再聚
第一〇一章 意外之变
第一〇二章 奇峰再起
第一〇三章 莫测高深
第一〇四章 见利忘义
第一〇五章 勾心斗角
第一〇六章 难以捉摸
第一〇七章 人性弱点
第一〇八章 计脱危困
第一〇九章 明玉神功
第一一〇章 恶人恶计
第一一一章 奇异赌场
第一一二章 惊人豪赌

第一一三章 情有独钟
第一一四章 邪不敌正
第一一五章 恶人再聚
第一一六章 鬼童复出
第一一七章 狂狮铁战
第一一八章 大众情人
第一一九章 幸脱死劫
第一二〇章 神功绝学
第一二一章 互相残杀
第一二二章 兔死狗烹
第一二三章 善恶一线
第一二四章 生死两难
第一二五章 惺惺相惜
第一二六章 生死之搏
第一二七章 生离死别
第一二八章 真相大白

第四十八章 揭发奸谋

段合肥父女入了地灵庄，地灵庄上上下下精神俱都一震，一个个喜笑颜开，几年来的闷气这下才算出了。赵香灵虽然也觉得这件事做得有些不妥，但瞧见多年来的大对头已成了自己的阶下囚，也不由得心怀大畅。

小鱼儿瞧得不禁暗中摇头，叹道：“你们现在尽管笑吧，哭的时候可就快到了……”

只见段合肥父女被几个人拖拖拉拉，拉入了后院，这父女两人落入地灵庄，自然是有罪受的。

赵香灵已摆起了慰劳酒，再三举杯道：“贤昆仲如此大义相助，在下实是没齿难忘。”

罗三笑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只是……庄主心中此刻不知是何打算？”

赵香灵叹道：“事已至此，在下，只望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等到江别鹤来了，将此事好生解释，只要他不再追究，在下便将段合肥放回去也罢了。”

罗九忽然冷笑道：“事已至此，庄主还想将大事化小事么？”

赵香灵微微变色道：“难道……难道不……”

罗九冷冷道：“事已至此，双方已成僵局，庄主再说与此事无关，无论如何解释，江别鹤是再也不会相信的了！”

赵香灵失色道：“如此……如此贤昆仲岂非害煞在下了。”

罗三冷笑道：“我兄弟出生入死，换来的只是庄主这句话么？”

赵香灵赶紧陪笑道：“在下一时失言，贤昆仲千万恕罪，只是……在下此刻方寸已乱，委实已没了主意，一切还望贤昆仲多多指教才是。”

罗九展颜一笑，缓缓道：“不能和，唯有战！”

赵香灵失声道：“战！”

罗九道：“正是！”

赵香灵道：“但……但那江别鹤与花无缺的武功，在下……在下……”

罗九微笑道：“花无缺与江别鹤纵然武功惊人，但庄主也不必怕他。”

罗三道：“庄主岂不闻，不能力敌，便可智取。”

赵香灵呐呐道：“却不知该如何智取？”

罗九道：“段合肥父女已在庄主之手，江别鹤投鼠忌器，纵然来了，也必定不敢出手的，庄主你可先将他们稳住。”

赵香灵道：“然后呢？”

罗九目光一扫，悄声道：“地灵庄兄弟，个个身手俱都不凡，庄主不妨令人在这大厅四面埋伏，准备好强弓硬弩……”

罗三微笑接道：“那江别鹤与花无缺只要进了此厅，纵有三头六臂，只怕也难以活着出去了。”他似乎并无顾忌，说话的声音并不小。

小鱼儿远远听得，不禁暗骂道：“这算什么狗屁的主意，那江别鹤怎会中计，赵香灵若是听从了这主意，无异将自己的罪又加深了一层，这样江别鹤就算立刻杀了你，江湖中也

不会有半个人出来为你说话的了。”

赵香灵听了这主意，却不禁动容，道：“贤昆仲以为此计真的行得通么？”

罗九道：“自然是行得通的。”

罗三接着笑道：“此计成功之后，天香塘、地灵庄势必将名震天下，那时只望庄主莫要将我兄弟赶出去就是了！”

赵香灵忍不住笑道：“在下怎敢忘记两位……”

笑声顿住，呐呐道：“只是……这样做法，万一不成……岂非……”

罗九正色道：“事已至此，庄主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主意不成？”

赵香灵沉吟半晌，苦笑道：“事已至此，看来我已别无选择了，常言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赵香灵也只好和他们拚到底了！”

罗九附掌笑道：“正是正是，庄主这句话说出来，才真是个英雄本色！”

罗三道：“那江别鹤发现段合肥父女被劫后，势必要立刻赶来，我等行事也得从速才是。”

赵香灵霍然长身而起，厉声道：“兄弟们，准备弓箭埋伏，听我掷杯为号，立刻出手！”

罗九道：“埋伏好了，你可请铁老英雄出来。”

罗三笑道：“少了铁老英雄，便成不得事了。”

江别鹤的计谋，显然进行得十分顺利，赵香灵不但自己一步步走入了陷阱，而且将铁无双也拖了下来。

这样，江别鹤很轻易的就可将铁无双的势力消灭，眼看江湖中反对江别鹤的势力已越来越少了。

这样，铁无双不明不白的就做了那真正劫镖人的替死鬼，江湖中甚至不会有一人对此事发生怀疑的。

网已在渐渐收紧了……

小鱼儿闭起眼睛，喃喃自语道：“江别鹤的恶计，难道真的无懈可击么？”

黄昏。

铁无双已坐上了大厅，他身子虽仍坐得笔直，但神情看来却很憔悴，目中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罗九、罗三却是神采奕奕，赵香灵也显得兴奋的很，这地灵庄外表看来似乎很平静，其实却四伏着杀机！

大厅四侧，已埋伏好三十张强弓，二十匣硬弩，院子里却仍有三五成群的家丁，小鱼儿也混在里面。

突听庄外马蹄声响，众人俱都耸然动容。

蹄声骤住，进来的却是七个劲装佩剑的少年，七人一起抢步直入了大厅，拜倒在铁无双的面前。

这七人正是铁无双“十八弟子”中的高手，他们闻讯赶来，铁无双固是大感欣慰，赵香灵也不觉喜上眉梢。

小鱼儿瞧见这七人，眼睛也一亮，这七人中为首的一个，正是那与江玉郎暗中勾结的，面色惨白的绿衫少年。

只听他恭声道：“弟子来迟，盼师父恕罪……”

小鱼儿暗喜道：“你来得并不迟，你来的正好，我正在等着你来！”

铁无双喜色初露，愁容又起，长叹道：“你等虽来了，却也无济于事……此事已非武力可以解决，少时你等切不可胡乱出手，免得……”

语声未了，突听一声惊呼！

一条人影自大厅后的窗户外飞了进来，“砰”地跌在地上，四肢僵硬，再也动弹不得，只见此人黑衣劲装，手提着一张金背铁胎弓，背后斜插着一壶乌翎箭，却正是赵香灵埋伏在大厅四侧的家丁壮汉。

赵香灵面色惨变，铁无双也惶然失声。

只听又是一声惊呼，又是一声惊呼，又是一人跌入……刹时之间，只听惊呼之声不绝于耳，大厅中已有数十人叠了起来，一个个俱是四肢僵硬，动弹不得。

铁无双失声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赵香灵惶然四顾，道：“这……这……”

一人冷冷接口道：“这是你弄巧成拙！自作自受！”

两条人影飘飘然掠了进来，却不是江别鹤与花无缺是谁！

赵香灵“噗”的坐倒椅上，再也站不起来。

江别鹤负手而立，冷笑道：“铁老英雄认为这区区埋伏能害得了江某，也未免将江某瞧得忒低了。”

铁无双厉声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夫根本全不知情！”

江别鹤冷冷道：“若未经铁老英雄同意，赵庄主只怕也不敢如此吧。”

铁无双怒喝道：“赵香灵，你说，是谁教你用这卑鄙的手段的？”

赵香灵头也不敢抬起，呐呐道：“这……这……”

罗九突然长身而起，厉声道：“我兄弟只道铁老前辈与赵庄主乃是英雄，是以不远千里而来，谁知两位竟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来……”

罗三大声接口道：“我兄弟虽然不才，却也不屑与此辈人物为伍，从此以后，‘地灵庄’无论有什么事，都与我兄弟

毫无关系！”

赵香灵大声道：“两位怎可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一切岂非都是两位的主意？”

罗九冷笑道：“好个赵香灵，你竟敢将此事赖在我兄弟头上么！”

罗三冷笑道：“你纵然百般狡赖，只怕也是无人相信的！”

赵香灵狂吼一声，道：“你……你好，好……”

花无缺缓缓道：“我虽不为己甚，但事到如今，你两人还有什么话说？”

铁无双咬牙道：“老夫……老夫……气煞老夫也！”

吼声中他又自喷出了口鲜血，这老人气极之下，竟晕了过去！

他门下弟子又惊又怒，有的赶过去扶起了他，有的已待拔剑出手，那面色惨白的绿衫少年大声道：“事情未分皂白之前，大家且莫出手！”

江别鹤正色道：“不错，师父若不义，弟子便不该相随，各位若能分清大义所在，天下武林中人对各位都必将另眼相看。”

那绿衫少年道：“但此事究竟如何，还……”

江别鹤厉声道：“此事实俱在，你们还有什么不信的！”

绿衫少年故意惨然长叹一声，道：“师父你休怨弟子无情，只怨你老人家自己做出了此等天理不容之事，弟子为了顾全大义，也只有……”

咬牙难受，顿了顿脚，解下了腰畔佩剑，掷在地上！

他这一手做得更是厉害已极，江湖人中若知道连铁无双自己的弟子都已认罪，别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其余六人一向唯他马首是瞻，见他已如此，有三个人

跟着解下佩剑，其余三人虽未解剑，但握剑的手也已垂了下来！

江别鹤朗声道：“除了铁无双与赵香灵外，此事与各位俱都无关，只要各位不助纣为虐，江某也必定不会牵连无辜！”

赵香灵牙齿已吓得“咯咯”打战，嘶声道：“我与你究竟有什么冤仇，你要如此害我？”

江别鹤缓缓道：“在下与你虽无怨仇，但为了江湖道义，今日却容不得你！”

赵香灵突然咬了咬牙，狞笑道：“好，我知道你为了段合肥，要将赵某除去，但你也莫忘了段合肥此刻也在赵某手里，赵某若死，他也是活不成的。”

江别鹤冷笑道：“真的么？”

他招了招手，厅后竟也有两顶轿子抬了出来，前面抬轿的，正是那能言善辩的神秘“轿夫”。

江别鹤道：“轿子里坐的是什么人，你可想瞧瞧么？”

赵香灵踉跄倒退两步，只见那“轿夫”掀起帘子，笑嘻嘻坐在轿子里的，却正是那段合肥。

到了这地步，赵香灵已一败涂地，他惨然四顾，突然狂吼一声，疯狂般向厅外奔了出去。

江别鹤也不阻拦，瞧着他冷笑道：“你难道还想逃得了么！”

赵香灵奔出大厅，黑暗中突然伸出一只手来，将他拉了过去，在他耳边低低说了几句话。

这几句话竟象是仙丹妙药，竟使得赵香灵精神一震。

这时铁无双已悠悠醒来。

花无缺缓缓道：“念在他成名也算不易，就让他自己动手

了断吧。”

他说话居然还是从从容容，神情也仍旧是那么飘逸而潇洒，他长衫如雪，根本瞧不出丝毫曾经与人动手的痕迹。

他虽可主宰这里所有的事，但一切又仿佛都与他无关似的，他竟连话都没有多说一句。

纵然在乱军之中，他也可保持他那翩翩的风度。

只见江别鹤俯身拾起那绿衫少年的佩剑，缓缓送到铁无双面前，冷冷的瞧着铁无双却没有说话。

他已用不着说话。

铁无双仰天长叹，嘶声道：“苍天呀苍天，我铁无双今日一死，怎能瞑目！”

他凌厉的目光，扫过他门下弟子，就连那绿衫少年也不禁垂下了头，铁无双突然奋起，大喝道：“铁某就站在这里，你们谁若认为铁某真的有罪，要取铁某的性命，只管来吧！只怕苍天也不能容你！”

烛火飘摇中，只见他目光尽赤，须发皆张，一种悲愤之气，不禁令人胆寒，江别鹤竟不觉向后退了半步。

那“轿夫”却一步窜了出来，大喝道：“多行不义，人人得而诛之，普天之下，谁都可以取你性命，别人若不忍动手，就由我来动手吧！”

突听一人道：“江玉郎，你真的敢动手么！”

那“轿夫”身子一震，霍然旋身，只见那赵香灵竟又大步走了回来，他面上虽仍苍白得不见血色，但胸膛却已挺起！说话的声音也响亮了。

他走入大厅中央，众人才瞧见竟还有一人跟在他身后，这人青袍白袜，头上戴着个竹篓，遮住了面目，走起路来，飘飘荡荡，就象是贴在赵香灵身上的幽灵，令人瞧得背脊上

不觉直冒寒气。

但那“轿夫”一惊之下，神情瞬即镇定，大笑道：“堂堂的江少侠，怎会来做轿夫，你莫非瞎了眼了！”

赵香灵大声道：“江玉郎，你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我，你劫了段家的镖银后，赶回这里假充轿夫，为的是要取铁老英雄的性命，这样江湖中人都只道铁老英雄是死在个轿夫身上，日后纵有要来寻仇之人，也寻不着假仁假义的“江南大侠”父子了……江玉郎呀江玉郎，你父子两人行事当真思万虑，滴水不漏！”

那“轿夫”纵声狂笑道：“各位听见了么，这厮竟敢说劫镖的乃是江少侠……段老爷子你说这厮是不是胡说八道的疯子！”

段合肥眯着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了一丝狡黠的光芒，他笑眯眯的瞧着赵香灵，一字字缓缓道：“你这话是从何说起，我镖银第一次被劫，就是江少侠夺回来的，他若是劫镖的人，为何又将镖银夺回？”

赵香灵道：“镖银第一次被劫，本是‘双狮镖局’与江玉郎串通好的，江玉郎若不将镖银送回，他们还是要赔出来。”

段合肥道：“他们为何要如此做？”

赵香灵道：“如此做法，不但提高了江玉郎在江湖中的声望，而且……”

他语声故意顿了顿，段合肥果然忍不住追问道：“而且怎样？”

赵香灵缓缓道：“而且第二次镖银被劫时，别人就再也不会怀疑到江玉郎头上。”

段合肥道：“如此说来，那‘双狮镖局’中的人，又会……”

赵香灵接口道：“在这恶计之中，‘双狮镖局’里的人，自然不免要做冤死鬼，江玉郎自然要将他们杀死灭口，而且……”

段合肥竟又忍不住问道：“而且怎样？”

赵香灵道：“‘双狮镖局’上上下下既然死净死绝，那镖银自然就没有人赔了，于是那偌大一批镖银，就太平平落入了‘江南大侠’的手中！”

江别鹤眉心微微一皱，向那“轿夫”瞟了一眼。

那“轿夫”怒喝道：“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临死居然还要反噬，我却容不得你！”喝声中，已向赵香灵怒扑过去！

他身形之快，当真有如急箭离弦！

赵香灵大惊之下，竟来不及闪避，就在这时，突见人影一花，花无缺竟飘飘挡住了那“轿夫”的去路。

那“轿夫”掌已击出，不及收势，眼见竟要打在花无缺身上，但见他身子突然一扭，左掌向右掌一拍，身子已的溜溜打了个转，指势倒翻而出。

这一手“壮士断腕”，正是内家正宗最上乘的功夫，实比昆仑大九式中的“悬崖勒马”还要高出一等。

这一手功夫使出，就连铁无双都不禁耸然动容，江别鹤双眉却皱得更紧，只听花无缺微笑道：“好武功！好身手……”

那“轿夫”吃惊的望着他，呐呐道：“花公子为何要……”

花无缺悠悠笑道：“无论是谁有话要说，咱们都该听他说完了才是，咱们纵然不信他的话，却也得让他有说话的自由，是么？”

那“轿夫”垂下了头，道：“是！”

花无缺转向赵香灵，道：“你无端说出这话，可有什么根据？”

赵香灵呆了半晌，却又立刻大声道：“‘双狮镖局’中的人，俱是仓猝而死，连一招都不及还手，而这江南双狮武功并不算弱……在下请问花公子，就算以花公子这样的武功，要想将这些人全都杀死，也不能令他们全都还不了手的，是吗？”

他呆了一呆之后，象是突然有人指点了他，口若悬河，侃侃而言，江别鹤两道锐利的目光，已闪电般扫向他背后那“幽灵”的身上。

花无缺缓缓道：“不错，就算武功比我更强的人，纵然能致他们于死，只怕却也不能令他们全都还不了手的。”

赵香灵道：“但普天之下，武功更强于公子之人，只怕已没有了，是吗？”

花无缺微微一笑，道：“纵有也不会多。”

赵香灵道：“是以此事只有一个解释。”

花无缺道：“什么解释？”

赵香灵道：“这必定是一个与李氏双狮极熟的人下的手，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人会向自己人下毒手，是以猝不及防，连还手俱都不及……”

他咯咯一笑，接着道：“这不问人可知，自然除了江玉郎外再无别个！”

花无缺道：“但据那仅存的活口马夫所见，下手的乃是个威猛老人。”

赵香灵道：“易容之术，在今日江湖中，虽仍是奥秘，但会的人却也有不少，他既能假充轿夫，为何就不能改扮成威猛老人……”他语声顿了顿又接道：“他故意留下那马夫，正是要借那马夫之口……否则他杀人之后，又怎会狂笑而出，否则以他的武功，那马夫就算躲藏，又怎能逃得过他的耳目！”

他语声又顿了顿，又接着道：“还有那马夫逃生之后，立刻就將此事绘形绘影的说了出来，而且说的有声有色，巨细不漏，试问一个真的受了如此惊骇的人，说话又怎会如此明白清楚，所以……那马夫想必也是他的同谋，早已经他指点……”

他语声停顿时，似乎都在留意倾听着他身后那“幽灵”说话，江别鹤目光如炬，冷笑道：“你说的话又是谁指点你的？”

赵香灵道：“这……这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

说到这里，他突然又顿住了声，接着又大声道：“对了，我方才说错了，那‘马夫’说不定就是现在这‘轿夫’，就是江玉郎，而动手的却是江别鹤！”

江别鹤突然仰首大笑起来，道：“我本不愿与你一般见识，但你既如此胡言乱语，我却也容不得你了。”

他这话竟不是向赵香灵说的，眼睛也未瞧着赵香灵，他那锐利如刀的目光，正盯在那“幽灵”身上！

突听一声轻叱，那“轿夫”不知何时已到了那“幽灵”身后，身形凌空，“飞鹰搏兔”，铁掌已闪电般击下！

大厅中人目光俱被江别鹤吸引，谁都没有留意到这“轿夫”，此刻他骤然出手，眼见已是万万不会落空。

谁知他双掌方自击下，那“幽灵”竟似早已算定他出手的方法与部位，头也不回，反手一掌挥出。

这轻描淡写的一掌，竟正是击向那“轿夫”招式中的破绽，也正是他必救之处，他不求伤人，但求自保，双腿一缩一挺，身子凌空倒翻而出，远远落在地上，眼睁睁瞧着这“幽灵”，竟象是真的见了鬼一般。